

■教师节特稿

“半边架”教书匠

□马海霞

80岁的老姨妈大事不糊涂，每次证明自己高见，都要搬出去世多年的外公，“我父亲是一名人民教师”，以此来证明自己“根红苗正”，说话靠谱。

外公1915年生人，自小跟着当教书先生的叔父读书，后考上师范，成为了一名教书先生。外公年轻时也是热血青年，抗战时期他想弃文当兵，可从小患有眼疾，厚厚的酒瓶儿底架在鼻梁上也看不清。再加上外公那时已经娶妻，一家老小需要养活，只好继续执教杆，当他的老师。

因外公眼神不好，推木轮架子车不敢用全力，只能用一半力气“试探”着推，外婆瞧不上外公干活这副架势，常喊他“半边架”。后来，外公干脆卖了架子车，庄稼都用肩扛。

有一年秋假，外公要去外地学习，可地里的玉米还正“青”，掰了怪可惜，但他没时间等了，外婆是小脚，几个孩子又尚小，农活留给他们显然不行。外公只好整棵玉米连根刨出，扛回家“困”几天再让外婆掰。母亲每次说起这事都感慨：一亩半地的玉米呀，你外公一个人扛回家的，那时候的老师，一个人带一个班级，既教语文又教数学，还得根据自己特长兼教别的班级音体美，一点儿时间也没有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家访、批作业、备课，节假日还要学习开会，有时一个月也见不着人。

外公教书的地方离家较远，需坐几站火车再步行六七里路才能到家，虽然外公回到家里地的活儿抢着干，但外婆还是比普通人家的妇女干得活儿多，她为此怨言不断，发誓几个女儿将来找对象最好文武双全的“全架”先生。如不能两全，宁可找个粗人也不找秀才。

外婆的这种喜好影响了家里的孩子，他们也不喜欢当老师的爹，甚至不喜欢老师这个职业。

我小时候总缠着外公讲故事，外公除了讲国家大事，还爱讲他教书那些事儿——

他们学校有一个十岁的学生，是个惯偷，县百货大楼都被他偷怕了，年龄小，又不能把他怎样，只好将他的照片悬挂在百

货大楼门口，标注上“此人惯偷”，一为警告他，二为解气。学校上至校长下到老师，均拿他没办法。那年，学校新调来一位老师，恰好教这位学生，便选他当班长，官帽子戴头上，他竟然戒掉了偷的毛病，成了优等生。

外公还常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学生，每天中午吃饭后都第一个到校，老师问他，午饭怎么吃这么快。他回答，还不等我回家，母亲先给我煮了凉面，我回到家洗手便吃，五分钟便吃饱。老师不相信，悄悄跟踪，却发现这位学生离开学校后去附近的玉米地里掰玉米充饥。老师看到后回到宿舍煮了一碗面条，喊学生来吃。从此，这位学生跟着老师吃了三年免费午饭。

外公众多温暖的师生小故事里从未提起自己，但我觉得肯定有，只不过外公不好意思说罢了。外公性格绵软，为人和气，我从未见他发过脾气。外婆说，旧社会教书先生可以用戒尺打学生，但外公却从未打过学生，连高声吼骂都没有过。

一到逢年过节，总有学生结伴来看望外公。通常外公和学生们聊半天，走时外公还搞不清谁是谁，外公“不认得”学生，分不清哪些学生混得好，哪些学生有用处，他从不主动找学生办私事。

外公晚年时开始“好为人师”。一次我和外公闲聊，说起学校某老师体罚学生，第二天上学时，我远远望见外公“摸”进了学校，打听到了某老师的办公室，将其喊出，站在校园一角讲起过去他当老师时发生过的温暖故事。我不放心，站在近处观望，只见某老师皱着眉头，一副不耐烦的样子。放学后，我和外公谈起某老师的态度，外公笑着说：“不耐烦没关系，只要他改正自己的教学方式就好，若还体罚学生，我还去给他上课。”

外公86岁去世，外公走后的这些年，我也经常在和朋友甚至和陌生人聊天中谈起外公：“我外公是位教书先生，新中国成立之前参加的工作……”原来，在我的骨子里，和老姨妈一样，以外公这位“半边架”的教书先生为荣。



那个不像老师的老师

□李秀芹

孙老师高瘦身材、背微驼、巴掌脸，脸也有点“驼”，长得像个猴子。同学们私下都喊他“孙猴子”。

孙老师老家住在黄河边，那个年代每到夏天，雨水造成黄河水位暴涨，孙老师家年年被淹，家被水洗过后，更贫了。我们都说孙老师是逃难逃到我们这里的，他是学校唯一的一个穿补丁衣服的人，一说话一嘴“黄河”口音，我们都不喜欢他。

孙老师不会讲普通话，他用方言读课文时我们便在下面偷乐，他见我们笑，他也笑，有时他读到悲伤处，我们也笑，他便在讲台上大喊：“此处表情不对，要那种带着眼泪的苦笑。”仔细一瞅他，表情真到位，果真

笑里藏着苦涩，笑比哭还难看。

我是学习委员，和孙老师打交道比较多，孙老师也把我当自己人，经常向我打听同学们的学习情况，但我可不把他当自己人，我一有空便捣乱整他。一次学校领导听孙老师的课，我课间时趁班里没人，将黑板擦藏了起来，课堂上孙老师讲到一半要擦黑板时找不到黑板擦了，急得他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又擦，将教桌抽屉里翻了个遍也没找到。那次孙老师糗大了。

我讨厌孙老师是因为一次我去办公室取作业，看到他光着脚在批改作业，太不注意形象了，没一点老师的样子。

一天放学，我和同学说起孙老师，边走边说：“孙猴子在办

公室光脚……”同学悄悄扯我衣角，示意我不要再说了，我回头一看，孙老师紧跟在我们身后，吓得我脸色惨白，不知道说啥好，这时孙老师笑着说：“见了大圣也不问好？”他这句话把我们逗乐了，那天孙老师和我们一路走，聊了很久，原来孙老师家今年又受灾了，他全家都投奔他来了，衣服鞋子都给弟弟穿了，他脚上穿的这双鞋子有点小，挤脚，没人时便脱了鞋让脚休息一下。

从那天开始，我有点可怜孙老师了，对他的态度也渐渐好转起来。小学六年级时，父母不想让我再读中学，让我回家干活供两个弟弟读书。孙老师知道后，专程跑到我家，说我学习成绩好，不读书可惜了，还带了我的作文本让父亲看，没想到孙老师不仅把我的作文在课堂上当范文读给同学听，而且还订制成一本集子，展示给父亲看。孙老师对父亲说：“你不该重男轻女，错过了好苗子，你会后悔一辈子的。”

父亲最终接受了孙老师的建议，同意我继续读书。后来才知道，我那学期上学的学费是孙老师帮着垫付的。

孙老师是最不像老师的老师，他乐意我们叫他“孙猴子”，他说他希望自己神通广大，保护“唐僧”取得真经。师徒位置互换了，孙老师把我们当“唐僧”守护着。

多年后，他这句话依然能击中我的泪点。

先生

□潘玉毅

人这一生里，十几年书读下来，会遇到很多的老师，但能当得起“先生”二字的却不多。它是对老师的尊称，无形中自带分量。但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能被叫作先生，就像不是所有的碳元素都能被叫作钻石一样。说得通俗一点，所谓“先生”，含达者为先，师者之意。

在我初入校园的时候，就曾遇着一位先生，人好、字好、学问好。我小学是在村里读的，你在我村遇见一个人，只要同他谈起“长先老师”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对于这个人口不满一千五的小村庄而言，他无疑是博学的象征，故而也只有他当得起“先生”二字。小孩子不好直呼老师的名讳，减了一个字，叫他“先老师”，无意间竟与“贤老师”同音。当然，他也确实当得起“贤师”的称号。

先老师身材魁伟，面上自带二两白酒，用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话形容，当是“面如重枣”——脸上的肤色如熟透了的红枣，可知其红光满面的程度。先老师长相威武，却是个极和气、极风趣的人。不管对谁，他讲话做事从来不摆架子，只要不是在课堂

里，孩子们也尽可以在他面前没大没小。因为学问深厚，他讲新鲜少翻阅课本，各种知识、各种典故张口即来。除了语文课，他也教我们画画、书法和体育。

不过，我们更爱听他讲故事，讲书中的故事，也讲书本外的故事。农村的孩子视野窄，课外读物也少，学校图书室的馆藏几乎可以用“可怜相”形容。而先老师的肚子里装着许多的东西，是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，所以即使再淘气的孩子听他上课时也是端端正正地坐着、聆听着。后来与先老师熟了些，我们常去他家中玩，也因此在他家的阁楼翻出了“海量”（于彼时的我们而言）的库存。先老师甚是大度，任我们自取阅读，于是，小小的阁楼成了我们那时最向往的乐园。先老师家的院子里有凤仙花、牵牛花，有时他还会去山里挖几株兰花草，从林湖边拾几块化石或青瓷碎片给我们看，让我们对美有了最初的鉴赏能力。

我之爱文字，大抵也是深受他的影响。初学作文，第一件事就是“看图写字”，内容无非是踢了别人家的玻璃主动认错、捡到了钱包主动交还之类的，但先

老师告诉我们读书习文应该真实一点。他说，你们每个人都去捡钱包，马路上的钱包也不够你们捡的，所以我从来不在作文里杜撰扶老奶奶过马路、红领巾在风中飘这样的故事。

某年暑假，我忽然迷上了写东西，在60天时间里写了40多篇稿子。其实，说是稿子，确切地说更像是小孩子的涂鸦。但先老师说写得很好，还在课堂上表扬了我。粗鄙文字有人欣赏，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励。因为这一声好，我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尝试，年少无知，什么都敢尝试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时写的文字真是粗糙不堪。

在先老师的鼓励下，临毕业前，我用文言文写了一篇短文，参加了镇里举办的一个征文比赛，拿了一个小奖，那也是拿到的“三好学生”以外的第一个奖。后来我又在一个杂志上发了一个绝句，得了140元稿费，为小学生涯划上了圆满句号。

小学毕业那天，月季花开得正艳，分别在即，同学们忙着合影留念，唯独忘了跟老师合照一张。毕业多年以后，我偶尔去村里的诊所配药，从老师家门口经过，想要进去，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，只能静静地看两眼，然后走过，就像学生仰望老师，后生仰望先生，心中的敬意不因时光流逝而变浅一分一毫。

